



刘忠年◎著

QUANTAO



中国工人出版社

权 套

做好官，不在于一上手就能摸到一副好牌，而在于能否打赢一副烂牌。
官可以不做，老百姓的事情却不能不管。



刘忠年◎著
QUANTAO

权 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套/刘忠年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008-4731-1

I. ①权…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5634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120

电 话:(010)62350006(总编室) 82075934(编辑室)

发行热线:(010)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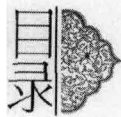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347 千字

印 张:20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1 市长之死 / 001
- 2 轮渡被堵 / 005
- 3 急转直下 / 014
- 4 短兵相接 / 022
- 5 灵堂谋划 / 034
- 6 本分为官 / 039
- 7 招商第一 / 047
- 8 改换门庭 / 051
- 9 明修栈道 / 058
- 10 酒道深深 / 067
- 11 求神拜佛 / 073
- 12 风雨欲来 / 083
- 13 说情解危 / 089
- 14 重任在肩 / 097
- 15 网上疑云 / 104
- 16 周旋前缘 / 109
- 17 戏说正事 / 116
- 18 远方来客 / 124
- 19 临阵反水 / 128
- 20 借机生事 / 135
- 21 亦真亦假 / 145
- 22 挥竿钓鱼 / 154
- 23 铁面无情 / 159



- 24 高参支招 / 165
- 25 左右两难 / 174
- 26 江城贵宾 / 180
- 27 把握大局 / 185
- 28 心生怨恨 / 194
- 29 风生水起 / 200
- 30 亦喜亦忧 / 205
- 31 响锣重捶 / 213
- 32 女人唱戏 / 219
- 33 京华求仙 / 230
- 34 各有高见 / 235
- 35 无功而返 / 242
- 36 再传秘闻 / 250
- 37 设计助猎 / 254
- 38 兄弟生隙 / 259
- 39 误陷美色 / 267
- 40 奇招妙计 / 275
- 41 中庸之道 / 282
- 42 进退自如 / 289
- 43 绝不后退 / 295
- 44 风云突变 / 300
- 45 凰要临朝 / 308
- 46 新官上任 / 312

1 市长之死

这是国庆节后一个星期六的清晨。

江水急匆匆从上游奔涌而来，接连不断的波涛扑到江城大堤脚下，一波粉碎了，一波又撞上来，哗然有声。江水不知疲倦地汹涌着，扑向下游，消失在前方渐远渐浓的水雾中。江上间或有轮船驶过，一阵阵汽笛声响起，声音清澈明亮，传向悠远，点缀着笼罩江城的一片宁静。

宽阔的江堤上有三三两两的中老年人在晨练，或打太极拳，或舞剑，或散步，或做吐纳功夫，练得专注，神情安然。

堤内的沿江大道上，三人一伙，五个一团的人群，骑着单车，吆喝着一路向长江上游方向——江城的郊区而去。一辆辆汽车从他们身旁驰过，掠起一些灰尘扑到骑车人身上，偶尔也能听到一两句粗俗的骂人声响起来，过后又趋于平静。

市区正中心的市政府大院内，有早起的人在跑步，也有人端着早点在树下花坛间走过，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安详，一如往日的星期六、星期日。

八点多钟的时候，市长夫人邓萍正在牌友家里吃早餐，突然接到市长值班室值班秘书打来的电话，问她现在是不是同市长在一起，说是市长的手机关了，家里的电话也没人接，找过市长的秘书和司机，他们都说不知道市长的去向，现在有事向市长汇报，可怎么也联系不上市长。便说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都没与赵刚照过面，自然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市长值班室的人找不到市长，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但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在她心头升起，赵刚是突然间被省纪委“双规”了，还是出了重大意外？她的心跳起老高，再也没有心思吃早餐，撒开腿就

风风火火地往家里赶。

从昨晚八点到今晨八点，她与几位老朋友整整搓了十二个钟头的麻将。平素玩牌，她总是输少赢多，但也不知是何缘故，昨晚她就稳笃笃地坐到了炮台上，成了职业的放炮手，一输两千多元竟没有回头，心里就有十二万分的不舒坦。而平素只要看她一输就总是让着她几分而尽量不让她大输的老牌友，昨晚也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抑或是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忘记了约她打牌主要是为了让她开心绝不是为了赢她的钱的唯一宗旨。每次开始打牌时，几个牌友还学电视里一些娱乐节目的搞法，同时大声地说：我们的口号是，让邓姐——开心！还长长地喊一声“耶——”。可昨晚她们却糊里糊涂地丝毫也没顾得上看她的脸色、揣测她的心情，而是一路高歌猛进不已。她就益发沮丧，益发心神不定，那牌自然愈打愈臭。俗话说，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而手气差就是用一百条公牛也拉不回。她曾几次想提出罢战，又总说不出口，牌友们会说，你一个堂堂的市长夫人，还是我们一群人的大姐大，为了区区小钱，就找借口临阵脱逃，太没度量了吧！贵为市长夫人，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没办法，她也只得硬着头皮，熬到天亮。

邓萍今年已五十出头了，犹如国民经济发展有时候总有些比例失调一样，她的躯体发展因过于快速而成了一种刚出炉的面包状，那脸上因参差不平而呈黄土高坡的风化状。虽说她平时十分注重美容保养，皮包里装的购物卡、银行卡、美容卡一大沓，有道是青春不解人多情，岁月毕竟催人老，加之她一旦搓起麻将来总要显示出一种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天亮非贵妇的似乎是天生具有的高贵典雅的气质，所以无论她怎么高质量、大功率、全方位、马拉松式的美容，她那历史上曾丰润过、美丽青春过、曾叫无数男人遐想过的脸上，已是风采不再。

一次，她随老公到一家宾馆去吃饭，碰到了也到那家宾馆去吃饭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孙云芳，都是女人，两人就很有兴味地聊了起来。她说，孙书记，你都四十出头了吧，管的工作那么重要，每天都要操不少心，可你却保养得很好，看起来最多也就三十多岁。孙云芳开心一笑，说，邓姐，你也很有精神也还年轻呢。她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她每次化妆时，对着镜子就不敢看自己那张苦大仇深的脸，活像过去唱大寨时的一句歌词：七沟八梁一面坡，吓死人的大寨地貌呢。孙云芳禁不住一阵哈哈大笑，然后说，邓姐，情况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不过我还是问句你别在意的话，听说你经常熬夜打麻将是吗？邓萍说是有事，我们家市长不是出差就是开会，儿子又不在身边，我原来还准备请一个保姆，可我们家市长说请个保姆干什么？家里多一个外人，就多了很多

的不方便，这事只得听他的。你说我独自一人天天守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孙云芳推心置腹地说，邓姐，市长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好大哥，你又是我的好大姐，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心直口快的，我就同你说直话吧，我不是劝你不要玩牌，但经常熬夜是很伤身体的。尤其是我们这样年纪的女人，就更要注重养气培元，要顺应人生生理的自然属性，该休息时则休息，该活动时则活动，再加上适当的物理、药理保养，才能真正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自然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

与孙云芳一席谈话后，邓萍起初也很有一些“麻坛洗手”的意思，可那帮老牌友就像流水作业线一样地轮番地做她的工作，说人生难得尽兴玩，该上桌时就上桌。有个别牌友甚至说，未必这个世界上就只允许男人玩了这样又玩那样？我们找点小乐趣都顾忌这顾忌那，这不是自己存心苛刻自己吗？还不如一根绳子往脖子一挂吊死，一头往长江一扎淹死算了。你力劝，她霸蛮，一如寡妈的裤子扯不得，少女的裙子擦不得，一动就会出情况一样，“麻坛洗手”仅两天的她，又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奔向了其乐无穷的牌场。

邓萍爬上了江城市市长住宅楼的三楼，立定在家门口，缓了口气，才不慌不忙地掏出钥匙开门。她刚推开门进屋，就发现丈夫倒在卧室门口的地上，身下是一大摊血，顿时吓得尖叫了一声，立即转身就向外跑，边跑边拼命地大声哭喊道：“快来人啦，快来人啦，我们家市长、市长死在家里啦——”

接下来自然是医护人员、公安刑警、政府公务员们的一阵忙乱。这样的场景，电影、电视剧里面特别多，一一细说也没意思，就免了。

西方新闻学崇尚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定理。对于江城来说，莫说一个平头百姓非正常死亡不足为奇，就是十个八个非正常死亡，人们也不会投以太多的关注与好奇。而对于一个市长大人的非正常死亡，那可是有很多说法的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在市长住宅的楼下，在市政府院内，有不少人就在悄悄地议论：

有人说，杀人凶手肯定是为了钱财，才狠心杀死市长的。地球人都知道，春风杨柳万千条，会捞钞票数第一条。市长和市长夫人都是聚财高手，家里的现金既不用点钞机数，更不用手沾唾沫数，而是用尺量的。听人说，年初时，市长得了一家民营企业老板天大的一笔好处，可事情最终又没办成，这个老板就向市长索要那笔好处费。嫁出去的女儿，吃下肚的水果，还能完美无缺、原封不动地要回来？居然敢把市长当宝要，太不知趣了吧。以后还想不想在江城江湖混呢？其结果是，这个脑袋不开窍的老板或是自己或是雇人杀死了市长。不然的话，不是

熟人而没防备的话，市长怎么会在家被人从身后杀死的呢？很多人就像鸡啄米似的不断点头。

有人说，听说市长夫人进入更年期后，对男女间的那号事一点兴趣也没有了，不止是没有，甚至还十分反感，这叫年富力强而又经常美女缠身进而又口含天宪手握重权的市长同志如何受得了如此水深火热缺阴少柔之煎熬？就是一个还有正常性功能的穷困潦倒的下岗工人面对如此悲切之情之景，就算钻天打洞，也忍不住要解决一下性饥渴的吧。听说市长玩了好些个其他男人的年轻又漂亮的女人，而被其中一个男人发现了奸情，从而产生了情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说，擒贼先擒王，抓矛盾也要先抓老大：只要把市长玩过的女人搞清楚，再排队分析，案情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还有人用更小的声音在一边议论：我们江城人常说，天大地大不如发财事大，千仇万仇不如官场结仇。想想吧，赵刚市长在现在这个宝位上一坐，就是五六年时间，前年省委想调他到一个老、少、边地区任州委书记，可他找出了种种理由，使尽了各种手段，就是赖在江城不肯动窝。瘦死的骆驼大于猪，到一个落后的地方任党的一把手，虽说政治上前进了一步，可实惠却退了十步百步，有一利必有一弊，人往高处走，心向利上靠，人之常情嘛，这也责怪不得赵刚市长的。他的想法、做法固然有理，可别人就没有想法吗？非也，谬也。你赵刚这纯粹是一种只顾自己的羊卵子，不管他人羊性命的搞法，怎么就不想想身边的领导干部也日夜巴望着前进一步的心情呢？太不仗义了吧？你以为江城就是你家世袭的封地，是你老婆，别人就硬是染指不得、睡不得？没有这种道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风水轮流转，皇帝轮流当。俗话又说，好狗不挡财路，从政不挡官路。于是，急于想进一步的人，就采取非常措施，扫除拦路虎了。类似这样的事，全国已发生好几起了。不信乎？有网上的披露为证，有将来的结论为证！

一时间，各种各样的议论、猜测、断定，从市政府流向了城区的各个角落，而民间知情人士补充的各种版本则更多更多。

2 轮渡被堵

八点多钟的时候，江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一民接到市长值班室值班秘书的电话，说是有好几百人堵塞了轮渡码头，江城通向省城的交通已处于瘫痪状态。秘书还说，这群闹事者事前显然做过认真的策划，他们在这一事件的进行中显得很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克制性，步调高度统一。而被堵的车辆及人员则乱成了一锅粥，甚至发生了斗殴事件，有两辆汽车被砸，有个别人的头都被打破了，也没有人去处理这些事。如果不能马上平息这一事件，恐怕会导致更严重的恶性事件发生。江城坐落在长江边上，通过轮渡过江后，有高速公路直通省城。江城人在很多年前就想在长江上架一座大桥直通省城，使天堑变通途。但要在长江上架一座大桥，没有中央及省财政的巨额投资，谈何容易？好在省政府现在对修建江城长江大桥已有了规划，家里养了鸡，就有下蛋的时候，家里养了儿子，就有收儿媳的时候，这事就很有盼头。目前江城上下数十公里，就此一个大型的轮渡码头，堵住了码头，就是切断了江城与省城的交通，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周一民急忙问是哪些人为什么堵塞轮渡码头？值班秘书说用电话报这消息的人说他也不清楚，只看见一大群工人静坐在过渡汽车必须通过的闸口处，来往的车辆都动弹不得，岸边的渡船自然也动弹不得。这群工人还举着横幅，上面写的是要工作、要工资、要生存。周一民又问秘书市长赵刚知不知道这事？秘书说，现在无论从哪条渠道，都弄不清楚市长的去向。周一民要求值班秘书立即将这一情况通报市委常委会值班室，并说自己立刻动身前往轮渡码头处理此事。轮渡码头在城外，从市政府出发到目的地要开十多分钟的车。周一民打电话通知自己的司机赶快把

车开出来，同时通知主管工业和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市长李云彤与自己一道去处理此事。

下岗工人到市委、市政府大门口静坐堵门乃至又吵又闹地示威，这样的事在江城市也曾发生过好几起，有一次一群下岗工人堵市政府的大门，而市长当时在省里开会，就是由周一民负责处理的。可这次下岗工人堵塞轮渡码头，其不好的影响程度，比以前的多次闹事，不知要严重多少倍。说实在话，近些年来，全省不管哪个市、州的党委、政府，包括省委、省政府，都曾被闹事者围堵过，这也算不了什么新鲜事。既然大势如此，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也就不能说是某一地的党政要员们无能，一如山东的和尚乱念经，山西的和尚照样乱念经，也就无损哪座寺庙的清誉了。而从另一个侧面说，这也显示了一个地方的社会文明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思想觉醒了，多少挣脱了一些承传了几千年的奴隶性，你官员有官员的虎威，我小民有小民的自由，拍不得的马蹄拍一拍，摸不得的老虎屁股摸一摸，权当过了一把好玩而又刺激的瘾。

刚坐进周一民的车，李云彤就向周一民说：“要不要给市武警支队和市公安局打电话，通知他们多派些警力赶到轮渡码头维持秩序，以防不法分子乘机挑起更大的事端。”

周一民开始也有此考虑，但听市长值班室秘书说那群闹事者只是静坐堵塞交通，并没有过激行为，如果贸然派出武警，那性质就不一样了，一旦激起民变，就有可能酿成大的骚乱事件，这个责任，谁担当得了？他沉吟了一下，说：“我们先到现场看看情况再定，尽力做劝告工作，就是我们当场受辱也要竭力忍耐。我们两人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快劝走闹事者，尽快恢复交通。千万不能激化矛盾，一旦激化了矛盾，只能带来更大的麻烦。”

李云彤觉得周一民的考虑比较周全，对这件事的处理确实乱不得半点方寸，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他也就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现在很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说，江城市政府是执掌公共权而缺乏公信力的政府，是文明程度高而缺乏透明度的政府，是滥用资源型而缺乏创造力的政府，是庸官成堆而缺乏精英的政府。可他们就偏偏没看到政府官员这些年为江城的改革与发展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他们更不知道一旦江城出现突发事件后，政府官员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与煎熬。

前不久，个别唯恐天下不乱的角色，还把这几句批评市政府的话搬到了网络论坛上，更是引起了一批好事者的热情跟帖讨论与追捧。李云彤曾私下里同周一

民说，要不要找几个笔杆子也在网上写点文章，狠狠地驳一驳网上的那些谬论。

周一民当时淡淡一笑，说，这些事情，你理睬他做什么？你愈是把他当一回事，那些好事者愈是拼命地乱起哄，愈是能从中感受到无限的乐趣；你愈是对此事显得漫不经心，对此毫不理会，保证好事者起哄不了几天就会自动收场，吵架没有对口，打架没有对手，那还有什么意思？再说，我们现在的体制也确实还存在一些弊端，也别怪那些好事者喜欢乱说一气，对普通百姓而言，在社会公有物质利益上，他们没有支配权，在很多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们没有知情权，在很多应该征询他们意见的决策上，他们却没有话语权，这既是他们的无奈，恰恰又是我们应该下大力改进的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说，普通老百姓及好事者在无奈的情况下，发些牢骚提些意见，对我们每一个政府官员来说也算是一个好的警示，让我们的官员时刻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离底线太远，不然，就可能会遇到乘车翻车、坐船沉船的情况。

周一民又说，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没掌握到实权的知识分子，就有爱发牢骚的习惯，手中无实权，就放言批评有权者，最典型的要数明代的东林党和清代的清流派了。而在这两个朝代之前的各个朝代，基本上也都设有谏官，没有实权，却敢于批评实权者，还可以风闻奏事，有时甚至连皇帝也一块捎上。他们的话当权者不愿听，皇帝也不愿听，所以其中有一部分人被镇压了，或是被罢了官，但也有相当一批牢骚者、专职批评家还是被政府供养着的。既然最高统治者不喜欢他们，更不喜欢听他们说话，那么又养这批多余的人干什么呢？我想这批人也就是能发挥警示或是镜子的作用吧。而我们今天的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开放很多，民主很多，更进步很多，让牢骚者尽管去牢骚，让批评家们尽情去批评，也算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估计美国是盛产批评家最多的国家，可他们也没能挡住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也充分说明批评家们多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沉默了一阵，从未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李云彤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仿佛脚下踩的是一个气球，全身心很难进入一种平衡的状态。虽说以前多次听说过也曾亲眼见过下岗工人闹事的事件，但那时的他毕竟只是一个冷眼看世界的旁观者，无论事件如何发展，如何结果，与他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这次轮到他去亲自处理此类事件，这可是切皮就出血的事，心境与从前相比自然大不相同。正像初次上战场的士兵听到枪炮声，无论老战士怎么若无其事，这个士兵也总是忐忑不安一样，尽管现在有常务副市长坐在身侧，真正站在阵前挡第一枪第一刀的还是常务副市长，但他的心神却怎么也无法安定下来。他喃喃地道：“这个时候，怎

么就偏偏联系不上赵刚市长呢？莫非——”

周一民苦笑一笑，急忙截断李云彤的话头：“还是尽力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吧。”

李云彤又说：“市政法委那边应该比我们先知道这一消息吧，但愿他们动作快一点，我们共同努力，能够比较理想地解决这一事端。”

周一民点了点头，他自然明白李云彤的意思，一是人多势众，即使再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也多几个商量的人；二是责任大众人分，每个人担的风险也就少几分。他又想，虽说现在联系不上市长，是不是给市委书记郭达平同志挂个电话，请示一下看此事如何处理为妥。但他马上又推翻了这一想法，自己对这一事态的基本情况都还不太清楚，书记若是问起个一二三来，自己又如何应答？把自己都不太清楚的事情，推到书记面前，继而征求处理意见，这到底是尊重书记呢，还是难为书记？书记若反过来问自己的意见如何，那岂不是自讨无趣？于是，他就催促司机把车再开快一些。

汽车刚拐弯走上沿江大道，就走不动了，整条沿江大道停满了各种类型的车辆，从这里到轮渡码头还有二三公里的路程，看来只有舍车步行了，他们俩就下了车，急匆匆地往码头上赶。

当周一民与李云彤赶到轮渡码头时，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坐在汽车上下轮渡的大堤闸口处，总有好几百人，周围还挤满了无数看热闹的人。远远地只见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与工人谈话，他俩就从人群缝中往前挤。渐渐地挤到了前面，周一民看清了正与工人谈话的几个人，他认识其中的两个人，一个是江城电器厂厂长郑会新，另一个是市国资委副主任、市政府派驻电器厂清算工作组组长陈圣国，这群闹事的人就应该是电器厂的工人了。同时，他发现还有几个警察在维持现场秩序。

江城电器厂是家国有企业，全厂有一千多号人马。近些年，市场上各类电器设备更新很快，而江城电器厂是家老牌企业，由于设备比较陈旧，加上管理落后，生产人员的观念也相对落后，生产的产品跟不上市场发展的需求，一步跟不上，就呈现出步步跟不上的局面，没几年，生产的产品就被市场淘汰出局。无论市里怎样给企业输血，怎样找外地厂商与他们联营，始终也没能挽回电器厂没落的命运。其厂早已是资不抵债，并停工停产。市政府经过慎重研究，同意其申请破产，法院也在一个多月前正式宣布电器厂破产，现已进入最后的资产清算阶段。

只听郑会新大声说：“工人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是多年在一起工作、生活的

老朋友了，俗话说雷公不打笑脸人，请大家还是先回去，有什么事，有什么话，我们回厂后再说好不好？”

“你以为你还是威风八面的厂长啊？”一个工人说，“你现在就是把牛皮吹到天上去，最多也只能算一个维持会长。”

静坐的工人一阵大笑。

“我们早就同你谈过，”一个青年工人说，“可你这个维持会长又没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回去同你一齐唱那个什么北风吹雪花飘啊。”

“对！”很多人同时附和，“谁给我们发工资，谁才有资格同我们谈话。”

陈圣国这时大声说：“工人同志们，大家坐在这里也坐不出工资来啊。我们还是回厂后一块去想办法。”

“你是哪个庙里的和尚，跑到这里歪着嘴巴乱念经？”又一个工人说，“你们当官的怎么会知道没钱过日子的滋味。”

工作做了老半天，口水喷了一大摊，工人们还是不买账，郑会新十分恼火，想过去企业红火时，他在厂里随便扔下一句话，谁敢不当圣旨听，谁敢同他唱反调？这世道，真他妈的是劳改犯变脸为英雄，妓女换装成贵妇。他正色道：“我好好话给你们说了几箩筐，你们都不听，到时你们要后悔的。”

“那你先回去吧，维持会长，”又一个工人嬉皮笑脸地说，“我们弄到钱后，一高兴，一讲义气，也许还会给你分几个铜板。”

“刘大毛，你是什么角色！”郑会新顿时脸色一变，对那个工人发作道，“你过去在厂里就是一贯的吊儿郎当，现在又不安分。我实话告诉你，你们这样做不只妨碍了社会公共秩序，更是违反国家交通法的违法行为，违法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公安局不会允许你们——”

“郑厂长，你别说了。”周一民这时又向前挤进了几步，大声制止郑会新继续往下说，生怕他万一说漏嘴，可能会激起工人們的更大不满，倘若他们进一步冲动起来，就更难得收场了。

这时，工人们认出了周一民和李云彤，因为现在的各级党政领导都是影视明星，几乎天天都要到电视上亮亮鼻子露露脸的。有工人说：“两位市长是不是来给我们发工资的？有钱现在就发，要抓人现在就请动手，其他事免谈。”

“工人同志们，”周一民提高嗓音说，“我和李副市长现在可没有现金发给大家，更不会抓人。我们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也希望你们听我们说几句话。我看你们是不是推选两位代表，把你们的意见说出来。”

“想查明组织者，枪打出头鸟啊。”被郑会新称为刘大毛的工人说，“我们没有代表，更没有组织者，大家说对不对？”

“对！”几百工人一齐喊。

“我们中间更没有甫志高，”又一个工人大声说，“大家说对不对？”

“对！”几百工人又是一齐喊，声音更是响亮，也更见气势。

“那你们总不能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吧。”

“我既不是代表，也不是组织者。”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工人站起身子说，“两位大市长，我问几个问题行不行？”

李云彤还没有考虑好行不行，周一民马上就接口道：“行！”

“好，痛快。”那个青年工人继续说，“我想问问两位市长，党和政府是不是应该关心工人的疾苦？”

“应该。”

“政府应不应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应该。”

“那我们工人找厂里找政府讨回应该发给我们的工资是不是有理？”

“有理。”

“好——”，静坐的工人随即鼓起掌来。

“说得爽不如做得爽，”那个工人说，“那你就拿钱来吧。”

周一民一笑，“我既然很爽快地回答了你们刚才提出的问题，那么我也请你们回答几个问题行不行？然后我们再具体谈钱的问题。”

那个青年工人扶了扶眼镜，看了看自己的同伴，犹豫了一下，说：“行。”

周一民说：“从你们厂申请破产开始，市政府就拨出了专款，每个月都给大家发了基本生活费，是不是这样？”

“这钱太少了，根本不够用。”

周一民说：“国家的破产法有规定，企业有困难，政府也只能保障工人再就业前的基本生活。这些政策我想你们也是知道的吧。”

下面一时没人回应。

那个戴眼镜的工人又说：“厂里已经有两个月连基本生活费都没给我们发了。”

几个月前，市政府在召开电器厂的专题办公会时，当场就决定首先给工人拨出半年的基本生活费，免得工人闹事，影响破产工作的顺利进行。周一民现在又

不好当场诘问郑会新，以免节外生枝，如果是厂领导玩了什么名堂，那他们也罪责难逃，这事以后可以查个明白。“那你们找过有关部门没有？”

“我们找过市信访局，可他们总是搪塞我们。”

“我们到信访局去过几次，”另一个工人大声说，“未必信访局就没有向你们市长们反映过我们的问题？你们市长们就真的不知道我们厂里的事？”

这个问题，周一民一时还真是难以回答。尽管自己确实不知道此事，但也不好说不知道，你不知道，不等于其他市长不知道。市信访局对破产企业工人领不到基本生活费这样的大事，这样敏感的事，既不会也不敢隐瞒不报，现在的官员谁又愿意惹祸上身？如果其他副市长知道这事，也肯定会告诉自己或是向市长赵刚直接汇报的。那么市长赵刚知不知道这事呢？不好说。说市政府知道此事吧，那更说不得，你市政府的市长们既然早知道此事，为什么不早点解决问题？民以食为天，工人们连饭都没有吃的了，你们当官的还不动心？你们执政到底是为谁，你们当官又是为谁服务？怎么直到工人闹事了，才有市长出面过问？假若工人们如此质问起来，自己怎么也无法回答，无论自己怎么雄辩，也无法自圆其说。看来现在必须绕过这道坎，把话题向其他方面引，才好继续往下谈。他略为想了一想，说：“工人同志们，你们刚才问我，党和政府应不应该关心工人的疾苦，我说应该。我现在想，你们问我这句话，说明你们还是相信党和政府的。那么你们现在既然有了困难，怎么就不直接去找党的书记和市长，而是跑到码头上来晒太阳，堵塞起交通来了呢？”

很多人先是一笑，继而有人明白过来，说：“本来是你们政府不管工人的死活，你反而说我们的错，没有这样的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现在说句实在话，”周一民十分恳切地说，“你们没按时领到基本生活费的问题，我们以后会搞个明白的。眼下你们要基本生活费是有理，但有理也得依法而行。道理是用来说的，而法律是必须遵守的。”

李云彤这时插话说：“要钱有理，但以违法的方式要绝对不可取。”

还是那个戴眼镜的工人说：“如果你们当市长的今天不正面答复给钱，你就是白天讲出满天星来，我们也不会动窝。现在饭都没得吃了，谁还有好心情同你们谈什么违法还是顺法的事？”

“对，”又有工人在附和，“我们还不如坐班房去，好歹也有个管三顿饭的地方。”

那个叫刘大毛的接着说：“很对。不管白猫黑猫，今天能拿钱来的才是好猫。”

“给大家的基本生活费是一定要发的，”周一民说，“但究竟怎么发，市政府

还得研究。三天以后，我保证给你们一个准确的答复。到时你们派代表到市政府找我。”

工人们安静了片刻，又有人说：“这不行。我们早就说过，我们没有代表，怎么找你？我们不会中你的代表计、拖延计加美男计。”

周一民无可奈何似地摇了摇头，与李云彤耳语了几句，说：“好，你们现在马上离开现场，三天后我和李副市长到电器厂同你们谈怎么发放生活费的问题。”

周一民和李云彤刚与电器厂的工人谈拢盘子，市公安局一名副局长又带着一批警察赶到了现场，周一民当即要求公安局副局长立即指挥人群有序疏散，交警必须尽快疏通出一条通道来，让迎面来的车辆好顺利通过，让渡船启动起来。当这一切工作都正有序开展的时候，周一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电话是市委常委值班室打来的，叫他立即赶到市委常委会会议室去，市委书记郭达平通知召开紧急常委会议。他有些疑惑，这里的事情基本上已经平息了，到时他会如实地将这次事件的始末向书记和市长详细汇报，同时，电器厂为什么有两个月没给工人发基本生活费的问题也还没搞清楚，如果现在就为这事召开常委会的话，是不是操之过急了一点呢？

见周一民接完电话，郑会新和陈圣国也来向两位市长告辞，他们怕工人们半路上又闹出什么新花样，决定和工人一道回厂去，并连连说，因他们的工作没做好，给两位市长添麻烦了，很是抱歉。

“你们现在还以为今天的事只是给我们两个市长添麻烦吗？”李云彤立即吼了起来，“你们这是给市委、市政府脸上抹黑，是给江城市人民脸上抹黑！你们应该想象得到这件事在全市乃至全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周一民十分严肃地对郑会新和陈圣国说：“市财政早就给工人拨付了半年的基本生活费，余下的钱究竟到哪里去了？”

郑会新小心翼翼地：“我们实在被几家债权单位逼得没有办法，他们派一大帮子人分别住在我们几个厂领导家里，搞得我们这些人家里鸡犬不宁，几乎被他们逼疯了。有的人甚至扬言要惩罚我们的家人，百般无奈之下，我们就只好把这笔钱挪用了一部分。”

“你们真是糊涂。”李云彤说，“出现这种情况，你们不会报警吗？”

郑会新和陈圣国低下了头，没吭声。因急着要赶到市委去开会，周一民现在不愿同两位下属谈枝节问题，说：“你们厂里的工人集合在一起搞这样大的动作，难道事前你们一点都不知道？”